

孟山都的转基因世界(下)

◆ 吕晗宇

孟山都的产业阳谋

从源头上讲,转基因作物实际上是农达的配套产品。清除杂草的同时,农达也不可避免地伤及了农作物。因此孟山都也一直在积极研制可以扛得住农达杀伤力的生物。孟山都将抗农达基因放进黄金色的粒中,然后利用基因枪把这些粒子植入普通大豆的细胞里,从而渗透到DNA里去。整个过程就像在基因里打了疫苗一样,普通的大豆摇身一变成了抗农达转基因大豆。

虽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转基因农作物——抗农达转基因大豆直到农达面世20年之后的1995年才最终获批販售。但实际上孟山都都在转基因产品上的布局已经进行了20多年。1973年,科学家们首次成功地完成了两个物种间的基因转换。此时农达还未面世,1979年,孟山都的时任CEO约翰·汉利更是高薪聘请了科学家霍华德·施奈德曼,他希望孟山都能够就此变成一家“世界一流的分子生物公司”。

1982年,孟山都又转型了,他们彻底放弃了对化肥的进一步研究,开始大规模收购种子。虽然在此之前已经尝试了很多不同的产品类型,但是孟山都相信,唯一一种可以彻底解决农产品问题的惠农途径并非化肥和农药这些辅助外力,而是从基因上改变物种本身。

1995年,美国政府核准的第一批转基因农产品中,除了抗农达转基因大豆,还有孟山都的防虫土豆和防虫BT棉花。其中防虫BT棉更是迅速占领了美国市场,后来完全控制了整个印度的棉花种子市场。虽然防虫BT棉种子的价格是普通棉花种子的四倍,但它不生虫害,产量有保证。这样就把普通棉花种子清除出局,农民们别无选择。高额的种子成本投入,使得农民们面对市场时的压力巨大。棉衣自杀的案例在印度的棉产地屡见不鲜。这也让越来越多的农产者对孟山都心怀不满。在棉农血泪史之上,孟山都的赢利模式也得



美国民众游行反对孟山都公司,称其污染了食品,导致了农民破产

到彰显——先创造需求,然后成为这一需求的唯一供应商,这就是孟山都的生财之道。

印度的悲剧让许多国家对孟山都谈虎色变。墨西哥为保持当地玉米的多样性,甚至尝试禁止转基因作物的种植。然而,美国制定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却裹挟着他们的转基因玉米大量涌入了拉美市场。如今,40%的墨西哥玉米市场已经被转基因统治。当地的其它玉米种类的基因中也出现了被抗农达基因“污染”的现象。

但如果仅仅将孟山都的成功垄断归结于阴谋,似乎也不够公平,BT抗虫棉研制动力来自于美国本土的棉花害虫烟青虫和棉铃虫。根据1987年美国主要产棉的12个州的统计资料,当时这两类害虫的危害面积已经达到7218574英亩,每年的损失在21万包棉花以上。而在中国,虫子的耐药性已经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有些地方农民甚至只能徒手抓虫子。抗虫棉的发明无疑最初对整个棉花行业都有巨大的吸引力,不但节省了开垦和喷洒农药环节的成本,而且可以让农作物种植得更加紧密,节省了土地,更能有效地防止农业污染,进而防止水土流失。禁止转基因产品的种植和进口,并不能抑制人们对于这些产品性质的需

求。相比印度和南美许多国家,中国为了防止被美国转基因作物完全统治选择主动出击,现在已经研制出了国产的转基因防虫棉。虽然市场没被孟山都占领,但人们越来越发现,转基因世界的到来已经不可阻挡。

和美国政府穿一条裤子

当然,孟山都也清晰地意识到植物自身“抗体”的传承和公司的农产品统治都要通过种子完成。因此,对于转基因农作物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大规模的种子公司的收购。1995-2005年之间,孟山都在世界范围内收购了50多家种子。2004年,孟山都成立了美国种子子公司(ASI)以此控股大部分的玉米和大豆种子。作为美国最重要的战略储备和粮食产物,大豆和玉米的产量直接影响美国的物价标准。有意无意之间,孟山都把自己和美国政府绑在了一起。

也正因此,许多批判质疑孟山都和转基因的人常常把孟山都和美国政府比作是利益共同体。从某种角度而言,双方的确是穿一条裤子的。农业一直是美国政府眼中和军事同等重要的国防基石、有人甚至认为孟山都转基因农产品的普及似乎已经成为美国对外扩张、统治全球的新手段。白宫和FDA在孟山都的问题上一向是一路绿灯。FDA甚至免除对GMO(转基因生物)的特殊监管。1992年5月26日,老布什政府明确指出GMO满足与传统作物“实质性相同”的原则,要求FDA和其他相关审查部门免除对孟山都过于繁琐的监管,而只作为普通作物监管,以鼓励GMO产品的研发。根据这种“实质相同”的原则,现在的FDA甚至不要求公司逐一申报GMO产品。相较之下,欧洲在这个问题上显得一丝不苟。至今依然要求对每一个产品都进行严格的申报和标注。

抛开经济手段,孟山都的政治靠山亦非竞争对手可以企及(如果它还存在势均力敌的对手)。孟山都的反对者们甚至认为,美国政府为了鼓励GMO研发甚至有故意隐瞒农

达毒性的嫌疑。著名纪录片《孟山都眼中的世界》更直言,在孟山都、FDA、国防部、EPA(美国环境保护署)、最高法院甚至白宫高层里,出现了所谓的“孟山都旋转门”现象。高层们像走马灯似的在这些位置上替换穿梭,今天还是企业高管,明天就是政府高官。美国农业部部长安·维尼曼曾是孟山都子公司Calgene公司的董事。该公司以研发生物技术产品为主。维尼曼2001年离开公司进入政府部门时也带着了她对于生物技术的偏爱,直接参与制定了美国转基因植物的相关规定。

负责商务的孟山都的董事会成员迈克尔·坎特的从政经历更加辉煌,在2001年离开白宫之前,迈克尔·坎特曾是美国贸易谈判的首席代表,同时兼任克林顿总统的私人律师。而孟山都本公司的首席律师,则干脆冲出美国走向世界,成为美国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代表。除此之外,孟山都每年都雇佣专业说客来巩固公司和政府的关系。除了常年的雇佣军,孟山都偶尔还会为了追求多元的游说角度雇用新的游说公司。每年这一项开支都在递增,而今,孟山都在这方面的花费更高达数千万美元。

“梦想中的世界:空气,水,大自然的一切都被呵护着。森林也不会被破坏。用最少的农药却能生产最多的作物——这是一个转基因的世界”,这是孟山都2003年的广告,也是孟山都产业阳谋的最终追求。现在这个转基因世界在南美已经实现。2007年,转基因大豆的种植在南美已经得到官方许可。在更多的国家,这个预言也正在实现。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转基因标签是完全禁止的。转基因食品因此拥有和传统食品一样畅通的销售渠道。成千上万的对转基因技术一无所知的普通顾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孟山都和转基因的消费者。然而,关于孟山都和转基因技术的争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恐怕都不会终止。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24期

母亲邵华

毛新宇



6.中央决定让她去山东省委工作

这个任务让外婆感到为难,一对孤男寡女怎能够共居一室呢?但她转念又想,共产党员要把一切献给共产主义,杀头都不怕,难道假扮个夫妻就要打退堂鼓吗?

从此,武汉晚上经常出现一对装束时髦的年轻夫妇。晚上,他们一个人睡床,一个人睡沙发。第二天起来后,床上的被子枕头必须整理得像阔佬贵妇的床帐一样,不能让保姆看出一点破绽。大约半年后,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日子因湖北党组织遭到破坏而结束。刘先源先是到乡下避难,外婆则按照中央特派员的指示,化装后乘船赶往上海。

到上海后,外婆向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秘书长李立三和组织部长周恩来及团中央负责人饶漱石汇报了湖北省委的情况。当听到外婆与刘谦初新婚三天便天各一方时,周恩来动情地说:“革命意味着牺牲生命,也包括高尚的爱情,我希望你们有一天团聚。”此时,外婆压根儿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死是活,更不知道其实他正在接受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党的纪律她早知道——不该问的机密不能问。她只有默默地为丈夫祈祷,苦苦等待着夫妻团圆的那一天。

鉴于外婆闹过学潮、搞过农运和组织过暴动的工作经历,中央分配给她一项新任务,任浦东、沪西区委组织部长,并去纺织女工集中的锦章、永安两个纱厂搞工运,担任两个厂的党支部书记。

所谓“搞工运”,并非夹着皮包指手画脚,而是要从普通工人干起,尽快成为一名业务熟练的工人,唯有如此,才能在资本家眼皮底下与工人交朋友,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外婆打头开始,就从一点一滴做起,除了要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外,还得忍受工头的呵斥、辱骂。而对调查工人劳动现状、发展骨干力量等“本分”工作,则主要是利用工休时间。由于她为人和气,善于诱导,因此时间不长,外婆就吸收了不少姐妹加入秘密工会。1929年三

八妇女节,上海纺织工人“飞行集会”拉开了战幕。面对反动军警的弹压,外婆率领女工走上街头,贴标语、撒传单、搞演讲,虽然游行队伍很快被敌人驱散了,但这次游行却显示了上海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崛起,也为日后上海纱厂工人大罢工和旷日持久的省港大罢工培植了力量。

1929年春,江苏省委书记兼上海市委组织部长李维汉通知外婆,立即交接工作去中央报到,另有任用。到中组部见到周恩来时,外婆得知,中央决定让她去山东省委工作,任山东省委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和省委机要秘书。“至于你丈夫刘谦初同志,他是否有音讯,山东省委可能了解情况。”周恩来又和蔼地对外婆补充道。

外婆简单收拾了行装,化名陈孟君,一路在交通员的暗中掩护下,乘轮船到青岛,然后再乘火车赶到济南。刚出站口,就听到有人连声喊:“陈孟君,陈孟君!”外婆循声望去,那位身穿灰大褂的男子,多像她朝思暮想的爱人刘谦初呀!正在她犹豫不决时,那人急步跑了过来:“文秋,不,孟君!”外婆呆呆地愣在了那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站在她眼前的,果真是她朝思暮想的丈夫刘谦初,两行热泪顿时从外婆眼眶里夺眶而出……

原来,刘谦初参加南昌起义后,周恩来便安排他与许多党员一起秘密转移。刘谦初先到上海找到陈潭秋,在江苏省委沪西区委工作,不久就担任了漳州地委书记、福建省委书记等职务。由于当时形势严峻,党员之间都是单线联系,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他曾与外婆同在上海,却无以谋面。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被捕后,我党在山东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因此中央决定刘谦初继任山东省委书记。刚回到山东的刘谦初,化名黄伯襄,以齐鲁大学教授兼教历史和英文的公开职业作掩护,工作尚未全面展开,却意外地在故乡迎来了思念已久的妻子。

后来,他们才得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周恩来精心安排的妙剧,夫妻俩从内心钦佩“周公”的思虑周全和沉着细致。

5月初,为迅速恢复我党在山东的活动,中央及时派来了巡视员任弼时(化名王仲秋),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外婆在上海与任弼时有过多次接触,异地重逢更是喜出望外,差点违反纪律直呼其名。

35.仿佛挨了一棍

袁朴生愣在那里。半晌,骂道:放屁!你他娘的小日本,跟我大清国打仗?但他发觉,古子樱的表情突然变得非常陌生,完全换了一个人。好像面前站着的,不仅是一个陌生人,还可能是一个拔刀相刃的敌人。好像刚打完一仗的并不是清国和日本,而是他们两个。而胜利者恰恰是古子樱!袁朴生开始奇怪自己了,国家打仗,跟他一个草根艺人有什么关系。若是在古蜀街窑场,他会挂心这些吗?就是皇帝改朝换代,跟他手里的紫砂壶也没有关系啊。还不是该喝就喝,该吃时吃,该干活时干活啊!同样,这一切跟古子樱应该也没有什么关系啊,他又不是议员,更不是皇宫大臣,突然就这么翻脸不认人了?

接下来的几天情况更加不妙。每天都有日本跟清国打仗的战报。好像这仗一旦打开,就停不下来了。三岛家族的餐桌上,连一罐热汤都喝不安稳了。老三岛这些天血压有些高,他的情绪没有古子樱那么激昂,他非常担心日本会战败。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清国总是强大的,而日本,人少国小,肯定会吃亏的。当着袁朴生的面,他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袁朴生心里有谱,在他心目中,小日本怎么可以跟大清国打仗呢?这不是找死吗?便说,我一个手艺人,不懂官老爷们的事。不过我想,大清国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吧!可是古子樱对于打败清国,几乎不持任何怀疑。他直截了当地告诉袁朴生,这一仗,清国必败,日本必胜。袁朴生顶真起来,虎下脸,要古子樱把这话收回去。古子樱开了一坛高度清酒,斟了满满两碗,说,师傅,先喝下这碗酒,我俩再说话。

之前古子樱在家里喝酒,总是用一种陶瓷小杯,一口口地细斟慢酌。袁朴生知道,古子樱是在挑衅他,便说,好啊,来吧!抓过酒碗,一古脑儿喝了下去。顿时一股热流顺着喉咙,一条线似的往下直溜。不一会儿,五脏六腑仿佛被火点着,灼烫的火苗像是要从鼻孔里钻出来。不过一盞茶工夫,两个人你一碗我一碗的,一坛酒便见底了。袁朴生的脸越喝越红,古子樱的脸却越喝越白。他叫来美智子,要她再搬一坛酒来。美智子看着他俩的脸,连连摇头说,从没见过你们这样喝酒的,求求你们,不

要再喝了!古子樱喝道,多嘴!不怕我打断你的腿!美智子的脸顿时变得煞白,看了袁朴生一眼,泪水便挂下来,啾啾地转身去搬酒了。

扔下酒碗,眼睛血红的古子樱终于开口了:师傅,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日本必胜吧。我们的天皇陛下为了把钱省下建造海军,每天只吃一顿饭!那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天皇陛下啊!而你们清国的慈禧太后呢,据说一顿饭要吃100多道菜,耗费几百两银子,那一日三餐,得吃掉多少钱啊?袁朴生仿佛挨了一棍。沉住气,他把酒碗稳稳地往桌上一搁,说:你日本天皇可以跟我大清的皇太后比吗?大清国遍地黄金,皇太后就是每天吃掉一座金山,也吃不穷大清的江山,你日本有吗?别说你天皇每天只吃一顿饭,就是每天只喝一碗汤,也赶不上我大清!古子樱咬着牙说,好好,战争会告诉我们一切的。很抱歉师傅,今天的战报说,大清的北洋水师,又有两艘军舰被我们击沉了!说着,古子樱把一份皱巴巴的报纸放在袁朴生面前。

清朝朝野腐败,舰力落后,大日本海军首战必胜

明治22年4月,荒尾精向日本参谋本部递交了第一份重要成果:有关清国大势的分析报告——《复命书》。该报告认为,“清国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而日清两国长期“唇齿相保、辅车相依”,在列强虎视眈眈下,清国一旦不保,日本势将进退维谷。因此,清国之忧即日本之忧也,日本要先发制人。而清国已经走向全民腐败,而不只是官场腐败,我大日本帝国必须先打败清国,改造清国,才能带领清国对抗西方。清国的年财政收入仅有9074万两银子外加523万石米,以清国之大,这是很不般配的。据实际调查,清国民间的实际赋税是此表面收入之4倍,而且此类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清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地方官肆意剥削民众膏血,逞其私欲。其腐败的基因遗传自明末,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虽然有康乾年间的短暂改革,但并未坚持下来,政府将本应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

国壶

徐风

